

唐代叢書

限期表
姓名
借出日期
還書日期



甘澤謠

唐 袁郊撰

韋騶

韋騶者明五音善長嘯自稱逸羣公子舉進士一不第
便已曰男子四方之志豈屈節於風塵哉遊岳陽岳陽
太守以親知見辟數月謝病去騶親弟驟舟行溺於洞
庭湖騶乃水濱慟哭移舟湖神廟下欲焚其廟曰千金
估胡安穩獲濟吾弟窮悴乃罹此殃焉用爾廟爲忽於
舟中假寐夢神人盛服來謁謂騶曰幽冥之途無枉殺

者明公先君昔爲城守方聞讜正神鬼避之撤淫祠甚
多不當廢者有二二神上訴帝初不許固請十餘年乃
許與後嗣一人謝二廢廟之主然亦須退不能知其道
進無以補於時者故賢弟當之耳倘求喪不獲卽我之
故當令水工送屍湖上騶驚寤其事遽止遂命漁舟施
鉤緝果獲弟之屍於岸是夕又夢神謝曰鬼神不畏忿
怒而畏果敢以其誠也君今爲人果敢昔洞庭張樂是
吾所司願以至音酬君厚惠所冀觀咸池之節奏釋浮
世之憂煩也忽睹金石羽籥鏗鏘振作騶甚嘆異以爲

非據曲終乃寤

魏先生

魏先生生於周家於宋儒書之外詳究樂章隋初出遊
關右值太常考樂議者未平聞先生來競往謁問先生
乃取平陳樂器與樂官林夔蔡子元等詳其律度然後
金石絲竹咸得其所內致清商署焉太樂官歛帛二百
段以酬之先生不復入仕遂歸梁宋以琴酒爲娛及隋
末兵興楊元感戰敗謀主李密亡命雁門變姓名以教
授先生同其鄉曲由是遂相來往常論鍾律李密頗能

先生因戲之曰觀吾子氣阻而目亂心搖而語偷氣阻者新破敗目亂者無所主心搖者神未定語偷者思有謀於人今方捕蒲山黨得非長者乎李公驚起捉先生手曰既能知我豈不能救我歟先生曰吾子無帝王規模非將帥才畧乃亂世之雄傑耳李公曰爲吾辯析行藏亦當由此而退先生曰夫爲帝王者籠羅天地儀範古今外則日用而不知中則歲功而自立堯詢四岳舉鯀而殛羽山此乃出於無私漢任三傑納良而圍垓下亦出於無私也故鳳有爪吻而不施麟有蹄突而永廢

者能付其道而永自集於時者。此帝王規模也。凡爲將帥者。募建太一旗。驅無戰之師。伐有民之罪。乃彫戈旣授。玉弩斯張。誠負羈之有言。那季良之猶在。所以務其宴犒。致逸代勞。修其屯田。觀時而動。遂使風生虎嘯。不可抗其威。雲起龍驤。不可攘其勢。仲尼曰。我戰則克。孟軻云。夫誰與敵。此將帥之才也。至有衷其才智。動以機鈴。公於國則爲帥。臣私於已則曰亂盜。私於已者。必掠取財色。屠其城池。朱亥爲前席之賓。樊噲爲升堂之客。朝聞夕死。公孫終敗於邑中。寧我負人。曹操豈兼於天。

下。是忘輦千金之賜。陳一飯之恩。有感謝之人。無懷歸之衆。且魯史之誠曰。度德連山之文曰。待時。尚欲謀於人。不能惠於己。天人厭亂。歷數有歸。時雨降而祇禳除。太陽昇而層冰釋。引繩縛虎。難希飛兔之門。赴水持瓶。豈是安生之地。吾嘗望氣汾晉。有聖人生。能往事之。富貴可取。李公拂衣而言曰。隋氏以弑殺取天下。吾家以勲德居人表。振臂一呼。衆必響應。提兵時伐。何往不下。道行可以取四海。不行亦足王一方。委質於時。誠所未忍。汝真豎儒。不足以計事。遂絕。邴生因寓懷賦詩爲鄉。

里發覺李公脫身西走所在收兵北依黎陽而南據洛
口連營百萬與王世充爭衡首尾三年終見敗覆追思
魏生之言卽日遂歸於唐乃授司農之官後復桃林之
叛魏生得道之士不志其名蓋文貞之宗親也

嬾殘

嬾殘者唐天寶初衡嶽寺執役僧也退食卽收所餘而
食性嬾而食殘故號嬾殘也晝專一寺之工夜止羣牛
之下曾無倦色已二十年矣時鄴侯李泌寺中讀書察
嬾殘所爲曰非凡物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林李公

頗知音能辨休戚謂嬾殘經音悽惋而後喜悅必謫墮
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李公潛往謁焉望席門通名而
拜嬾殘大詬仰空而唾曰是將賊我李公愈加敬謹惟
拜而已嬾殘正撥牛糞火出芋啗之良久乃曰可以席
地取所啗芋之半以授焉李公捧承盡食而謝謂李公
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公又拜而退居一月刺史
祭嶽修道甚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峯頽下其緣山磴道
爲大石所攔乃以十牛縻絆以挽之又以數百人鼓噪
以推之力竭而愈固更無他途可以修事嬾殘曰不假

人力我試去之衆皆大笑皆爲狂人嬾殘曰何必見唾
試可乃已寺僧笑而許之遂履石而動忽轉盤而下聲
若雷震山路旣開衆僧皆羅拜一郡皆呼至聖刺史奉
之如神嬾殘悄然乃懷去意寺外虎豹忽爾成群日有
微傷嬾殘曰授我筆爲爾盡驅除衆皆曰大石猶可推
虎豹當易制遂與之荆挺皆躡而觀之纔出門見一虎
啣之而去嬾殘旣去之後虎豹亦絕踪跡李公果十年
爲相也

圓觀

圓觀者大歷末洛陽惠林寺僧能事田園富有粟帛梵
學之外音律貫通時人以富僧爲名而莫知所自也李
諫議源公卿之子當天寶之際以遊宴歌酒爲務父愷
居守陷於賊中乃脫粟布衣止於惠林寺悉將家業爲
寺公財寺人日給一器食一杯飲而已不置僕使絕其
知聞惟與圓觀爲忘言交促膝靜話自旦及昏時人以
清濁不倫頗拓譏誚如此三十年二公一旦約遊蜀州
抵青城峨嵋同訪道求藥圓觀欲遊長安出斜谷李公
欲上荊州三峽爭此兩途半年未決李公曰吾已絕世

事豈取途兩京圓觀曰行固不由人請出從三峽而去
遂自荆江上峽行次南泊維舟山下見婦女數人儵達
錦檔負人而汲圓觀望而泣下曰某不欲至此恐見婦
人也李公驚問曰自此峽來此徒不少何獨泣此數人
圓觀曰其中孕婦姓王者是某托身之所踰三載尙未
媿懷以某未來之故也今既見矣卽命有所歸釋氏所
謂循環也謂李公曰請假以符咒遣某速生少駐行舟
葬某山下浴見三日亦訪臨若相顧一笑卽其認公也
更後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與相見公之期

也李公遂悔此行爲之一慟遂召婦人告以方書其婦人喜躍還家頃之親族畢至以枯魚酒獻於水濱李公往爲授朱字圖觀具湯沐新其衣裝是夕圖觀亡而孕婦產矣李公三日往觀新兒襁褓就明果致一笑李公泣下具告於王王乃多出家財厚葬圖觀明日李公廼棹言歸惠林詢問觀家方知已有理命後十二年秋八月直詣餘杭赴其所約時天竺寺山雨初晴月色滿川無處尋訪忽聞葛洪川畔有牧豎歌竹枝詞者乘牛叱角雙髻短衣俄至寺前乃圖觀也李公就謁曰觀公健

否却問李公曰真信士矣與公殊途慎勿相近俗緣未
盡但願勤修勤修不墜卽隨相見李公以無由敘話望
之潛然圓觀又唱竹枝步步前去山長水遠尙聞歌聲
詞切韻高莫知所謂初到寺前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
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
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溪山
尋已遍却迴烟棹上瞿塘後三年李公拜諫議大夫亡
年亡



金華子雜編

唐 劉崇遠撰

高祖太宗之興也，葦隋之失，乃定民之賦租，務從優減，稅納逾數，皆係枉法。兵興之後，因亂政，經天下騷擾，盜賊洊起，六合哀業，世無完城，復以失民心之致哉。乾符中，所在猶皆平寧，故老童孺，多未識兵器。鄉間或忽有遺火，沿燒不數舍，而士庶驚撓，奔迫狂駭，逾時不息。惋嘆之音，謂極于羅毒也。不數年後，大浸滔天，九有無復息肩。遺賊反復，偷安兵革，則向來之荼苦，猶甘薺焉。

李景讓尙書少孤貧太夫人王氏性嚴重明斷近代貴族母之賢無及之者孀居東雒諸子尙幼家本清素日用尤乏嘗值霖雨且久其宅院內古墻夜坍塌僮僕修築次忽見一槽船實以散錢婢僕等當因窺之際喜其有獲相率奔告于堂前夫人聞之誠僮僕曰切不可輒取俟吾來視之而後發既到命取酒酌之曰吾聞不勤而獲祿猶身爲災士君子所慎者非得宜之也我何堪焉若天寔以先君餘慶憫及未亡人當令此諸孤學問成立他日爲俸錢資吾門此未敢覲乃令亟掩如故其

後諸子景讓景溫景莊皆進士擢第並有重名位至方
岳讓最剛正奏彈無所避爲御史大夫宰相宅有看街
樓子皆封泥之懼其糾劾也

杜晦辭自南曹郎爲趙公隱從事于朱方王郢之叛趙
相國以撫御失宜致仕晦辭罷職時北門李相國在淮
海辟爲判官晦辭以恩門休戚辭不受職退隱于陽羨
別業時論多之永寧劉相國鎮淮南又辟爲節度判官
方始應召稍近于女色有父之遺風赴淮南之召路經
常州李瞻給事方爲郡守晦辭于祖席忽顧樂營妓人

朱娘言別，因掩袂大哭，瞻曰：「此風聲賤人員外如要，但言之何用形迹？」乃以步輦隨而遣之。晦辭自飲筵散，不及換便服，步歸舟中，以告其內子。內子性仁和，聞之無難色，遂履而迎之。其善於適願也如是。

龜直中紋，名曰千里。其近首之橫紋第一級，左右有斜里，皆接于千里者，龜王之紋也。今取常龜驗之，莫有也。徐太尉彥若赴廣南，將渡小海，元隨軍將忽于淺灘中，得一小琉璃瓶子，大如嬰兒之掌。其內有一小龜子，長可一寸，往來旋轉，其間畧無暫已。瓶子之項極小，不知

所入之由也。因取而藏之。其夕忽覺舡一舡壓重。起而視之。卽有衆龜層疊就船而上。其人大懼。以將涉海。慮致不虞。因取所藏之瓶子。視而投于海中。衆龜遂散。既而語于海舡之胡人。胡人曰。此所謂龜寶也。稀世之靈物。惜其遇而不能有益。薄福之人不勝也。苟或得而藏于家。何慮寶藏之不豐哉。胡客惋嘆不已。

楊琢嘗語在淄青日。見有一百姓家燕窠。累年添接。僅踰三尺。其燕哺雛。旣飛。忽一旦有諸野禽飛入庭。除俄而漸聚棟之上。棲息無空隙。不復畏人。厨人饋食于堂。

手中盤饌皆被眾禽搏撮不可驅逐其家老人罔測灾祥顧之甚悶忽以杖擊破燕巢隨手有一白鳳雛長三寸許自巢而墮未及於地卽掀然出戶望西南冲天而去諸禽亦應時散逝須臾而盡予往歲幸于晉陵琢時爲縣丞云皆曰之所覩耳

琢又云一家亦是燕巢窠中忽然赤色光芒而隱隱有聲若鳴鼓地中日夜不絕夜後廂處呼喝于外責其不戢燈燭旣入其舍視之不見有火纔出門外望則有火焰亘天居旬日間人聲漸博曰或聚眾其家老少懼偶

以柱杖探燕窠中卽有一小赤龍子長尺餘墮下鱗甲
炳煥老父驚惶速以裊裊藉之焚香禱謝未畢旣而見
一大龍長丈餘自簷屋而入光如列炬爍人瞻視一家
震駭竄伏稽顙龍徐徐擁其子入自寢室越其屋騰空
而去亦不損物然其家不三四年皆墮敗焉

金華子雜編終

六

七

八

九

耳目記

唐 張鷟撰

周洛州司倉嚴昇期攝侍御史於江南道巡察性嗜水獮肉所至州縣烹宰極多小事大事入金則弭凡到處金銀爲之踊貴故江南人號爲金牛御史

周春官尚書閣知微奉命詣默啜議和司賓丞田歸道爲副至牙帳下知微舞蹈宛轉抱默啜靴鼻而吮之歸道長揖不拜默啜大怒倒懸之經一宿乃放及歸與知微爭於殿庭言默啜不必和知微堅執以爲宜和後默

王目言 一
二集
啜果反陷趙定，知微誅九族，拜歸道夏官侍郎、右拾遺。知良弼使入匈奴，坐帳下，以不潔食之，良弼食盡一盤，放歸朝廷耻之。

周文昌左丞孫彥高，無他職用，性頑鈍，出爲定州刺史。歲餘，默啜賊至，圍其郭，彥高卻鎖宅門，不敢詣廳事。文案須徵發者，於小窓內接人，賊旣乘城，四入，彥高乃謂奴曰：「牢關門，戶莫與鑰匙，其愚怯皆此類。」俄而陷沒，刺史之宅先殲焉。

周契丹賊孫萬榮之寇幽州，河內王武懿宗爲元帥，引

兵至趙州聞賊數千騎從北來乃棄兵甲南走邢州賊
退方更向前軍回至都置酒會郎中於御前嘲懿宗曰
長弓短度箭蜀馬臨階騙去賊七百里隈牆獨自戰甲
仗總拋却騎猪正南竄上曰懿宗有馬何因騎猪對曰
騎猪者夾豕走也上大笑懿宗貌短醜故曰長弓短度
箭

周左領軍權龍褒將軍不識忌曰問府史曰何名私忌
對曰父母亡日詩假獨坐房中不出褒至忌曰於房中
靜坐有青狗突入房中褒大怒曰衝破我忌更陳牒改

王言
二
二
明朝好作忌日談者笑之

周推事索元禮時人號爲索使訛囚作鐵籠頭聲呼角切其頭仍加潔焉多至腦裂髓出又爲鳳曬翅獼猴鑽火等以椽玉目足而轉之竝研骨至碎又懸囚於梁下以石縋頭其酷法如此元禮故胡人薛師之假父後坐賊賄流死嶺南

唐監察御史李全交專以羅織爲業臺中號爲人頭羅刹殿中號爲鬼面夜在上囚引枷柄向前名爲驢騎拔枷縛枷頭著樹名曰犢子懸重兩手捧枷累縛於上號

爲仙人獻果立高木之上，枷向後拘之名玉女登梯。

隋末深州諸葛昂性豪俠，渤海高瓚聞而造之爲設雞

肫而已，瓚小其用，明日大設，屈昂數十人烹猪羊等長

八尺，薄餅濶丈餘，裹燄麤如庭柱，盤作酒盃，行巡自爲

金剛舞以送之，昂至後曰：屈瓚屈客數百人大設，車行

酒馬行，炙挫，酢，斬膾，磴，轆，蒜，壘，唱夜叉歌，師子舞，瓚明

曰：復烹一雙子，十餘歲，呈其頭顱，手足，座客皆喉而吐

之，昂後日報設，先令美妾行酒，妾無故笑，昂叱下，須臾

蒸此妾坐銀盤，仍飾以脂粉衣，以錦繡，遂擘骸肉以啖

目記
瓚諸人皆掩目昂於奶房間王月肉食之盡飽而止瓚
羞之夜遁而去昂富後遭離亂狂賊來求金寶無可給
縛於椽上炙殺之

唐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曰雞子一
錢幾顆曰三顆彪之乃遣取十千錢令買三萬顆謂里
正曰吾未要且寄雞母抱之遂成三萬頭雞經數月長
成令吏與我賣卻一雞三十文半年之間成九十萬又
問竹筍一錢幾莖曰一錢五莖又取十千錢付之買得
五萬莖又謂未須要且林中養之至秋成五萬莖竹令

賣一莖十錢遂至五十萬具貧猥不道皆此類

唐滕王極淫諸官妻美無不嘗徧詐言妃喚卽行無禮時典籤崔簡妻鄭氏初到王遣喚欲不去懼王之威去則被辱鄭曰昔愍懷之妃不受賊胡之逼當今清泰敢行此事邪遂入王中門外小閣王在其中鄭入欲逼之鄭大叫左右曰王也鄭曰大王豈作如是必家奴耳取一隻履擊王頭破抓面流血妃聞而出鄭氏乃得還王大慙旬日不視事簡每日參候不敢離門後王衙坐簡向前謝過王慙卻入月餘日乃出諸官之妻曾被王喚

入者莫不羞之其壻問之無辭以對

唐杭州刺史裴有敝疾甚令錢塘縣主簿夏榮看之榮曰使君百無一慮夫人早須崇福以禳之崔夫人曰禳須何物榮曰使君娶二姬以厭之出三年則厄過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語耳在身無病榮退曰夫人不信榮不敢言使君合有三婦若不更娶於夫人不祥矣夫人曰乍可死此事不相當也其年夫人果亾敝更娶二姬周大足年中秦州鄭家莊有一兒郎年二十餘曰晏於驛路上見一青衣女子獨行姿容姝麗郎君屈就莊宿

將衣被同寢至曉門久不開呼之不應於窻中窺之惟
有腦骨頭顱在餘竝食訖家人破戶入一物不見於梁
上暗處有一大鳥衝門去或云羅刹魅也

唐柴駙馬紹之弟有才力輕趨迅捷踊身以上挺然若
飛十數步乃止嘗著吉莫靴上磚城直至女墻手無扳
引又以足指緣佛殿柱至簷頭捻椽覆上越百尺樓閣
了無障礙文武聖睿皇帝竒之曰此人不可以處京邑
出爲外官時人號爲壁飛

唐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檄告西楚霸王項君將

校等畧曰。鴻名不可以謬假。神器不可以力爭。應天者
曆樂推之名。背時者非見幾之主。自祖龍御宇。橫噬諸
侯。任趙高以當軸。棄蒙括而齒劍。沙邱作禍於前。望夷
覆滅於後。七廟墮圯。萬姓屠原。鳥思靜於飛陳。塵作魚豈
安於沸水。赫矣皇漢。受命元穹。膺赤帝之禎符。當素靈
之欽運。俯張地紐。彰鳳舉之祥。仰緝天綱。鬱龍興之兆。
而君潛遊澤國。嘯聚水鄉。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
測天符之所會。不知歷數之有歸。遂奮關中之翼。竟垂
垓下之翅。蓋實由於人事。焉有屬於天亾。雖驅百萬之

兵終棄八千之子，以爲殷鑒，豈不惜哉！固當匿魄東峯，收魂北極，豈合虛承廟食，廣費牲牢，仁傑受命方隅，循革攸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臺室，使蕙帷銷盡，羽帳隨烟，君宜速遷，勿爲人患，檄到如律令，遂除項羽廟餘神，並盡惟會稽禹廟存焉。

周則天時，謠言曰：張公吃酒，李公醉，張公者易之兄弟也，李公者言王室也。

周杭州臨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債主及奴詣臨安，止於客舍，飲之醉，並殺之，水銀和煎，并骨銷盡，後又欲食

其婦婦知之踰墻而遁以告縣縣令詰之具得其情申
州縣錄事奏奉勅杖一百而死

周舒州刺史張懷肅好服人精唐左司郎中任正名亦
有此病

周郎中裴珪妻趙氏有美色曾就張璟藏卜年命璟藏
曰夫人目長而慢准相書猪視者淫婦人目有四白五
夫守宅夫人終以姦廢宜慎之趙笑而去後果與合宮
尉盧崇道姦没入掖庭

唐宜春公主駙馬裴巽有外寵一人公主遣人執之截

其耳鼻剝其陰皮附駙馬回上并截其髮令廳上判事
集僚吏共觀之駙馬公主一時皆被奏降公主爲郡主
駙馬左遷也

唐開元二年衡州五月頻有火災其時人盡皆見物大
如甕赤如燈籠所指之處尋而火起百姓咸謂之火殃
周永昌中涪州多虎暴有一獸似虎而絕大逐一虎噬
殺之錄奏檢瑞應圖乃會耳也不食生物有虎則殺之
漢發兵用銅虎符及唐初爲銀兔符以兔子爲符瑞故
也又以鯉魚爲符瑞爲銅魚符以佩之至僞周武姓也

元武龜也，又以銅爲龜符。

柳州古桂陽郡也。有曹泰，年八十五，偶少妻生子，名曰會，日中無影焉。年九十方卒，親見其孫子具說，道士曹體一卽其從孫姪，云的不虛，故知邢吉驗影不虛也。

會昌中有王瑤者，自云遠祖本青州人，事平盧節使時，主公姓李，不記其名，常患背疽，衆醫莫能愈。瑤祖請以牲幣禱於岱宗，遂感現形，留連顧問。瑤祖因叩頭泣血，願垂矜憫。岳神言曰：爾之主帥，位居方伯，職在養民，而虐害生靈，廣爲不道，淫刑濫罰，致冤魂上訴，所患背瘡。

蓋鞭笞之驗必不可愈也。天法所被無能宥之。瑤祖因拜乞一見。主公泊歸青丘。主公已歿歿矣。瑤祖具以泰山所覩之事白於主公夫人。云何以爲驗。瑤祖曰。其當在冥府之中。亦慮歸之不信。請謁主公。備窺縲綹。主公遂裂近身衣袂。方圓寸餘。以授某曰。爾歸將此示吾家。其衣袂見在。夫人得之。遂驗。臨終服之衣。果有裁裂之處。瘡血猶在。知其言不謬矣。

唐乾符之際。黃巢盜據兩京。長安士人避地北遊者多矣。時有前翰林侍詔王敬傲。長安人。能棋善琴。風骨清

峻初自蒲坂歷於并并帥鄭從謹以相國鎮汾傲謁之
不見禮後又之鄴時羅紹威新立方撫士卒務在戰爭
敬傲在鄴中數歲時李山甫文筆雄健名著一方適於
道觀中與敬傲相遇又有李處士亦善撫琴山甫謂二
客曰幽蘭綠水可得聞乎敬傲卽應命而奏之聲清韻
古感動神人曲終敬傲潛然返袂云憶在咸通王庭秋
夜供奉至尊之際不意流離於此也李處士亦爲白鶴
之操山甫援毫杼思以詩贈曰幽蘭綠水耿清音嘆息
先王枉用心世上幾時曾好古
人前何必苦霑襟餘句

未成山甫亦自黯然悲其未遇也王生因別彈一曲坐
客彌加悚敬非尋常之品調山甫遂命酒停絃各引滿
數杯俄而玉山俱倒洎酒醒山甫方從容問曰向來所
操者何曲他處未之有也王生曰某家習正音奕世傳
受自由德順以來待詔金門之下凡四世矣其常所操
弄人衆共知唯稽中散所受伶倫之曲人皆謂絕於洛
陽東市而不知有傳者余得自先人名之曰廣陵散也
山甫早疑其音韻始似神工又見王生之說卽知古之
廣陵散或傳於世矣遂成四韻載於詩集今山甫集中

只標李處士蓋寫錄之悞耳由是李公常目待詔爲王
中散也王生後又遊常山是時節帥王鎔年在幼齡初
秉戎鉞方延多士以廣令名時有李曼郎中莫又元秘
書蕭珣員外張道古並英儒才學之士咸自四集於文
華館故待詔之琴棋亦見禮於賓榻歲時供給莫不豐
厚王或命揮絃動軫必大加錫遺焉在常山十數年甚
承禮遇敬傲每戴危冠着高屐優游嘯歌而已冬月亦
葛巾單衣體無綿纈日醺暄於市人咸怪異之聞昭宗
返正辭歸帝里後不知所終敬傲又能衣袖中剪紙爲

蜂蝶舉袂令飛，滿於四座。或入人之襟袖，以手攬之，卽復於故所也。當時咸疑其有神仙之術。張道古與相善，每欽其道藝，著王逸人傳爲此也。道古名昉，博學善古文，讀書萬卷，而不好爲詩。曾在張楚夢座上，時久旱，忽大雨，衆賓皆喜而詠之道古最後，方成絕句曰：亢陽今已久，喜雨自雲傾。一點不斜去，極多時下成。坐客重其文學，而哂其詩之拙也。

安陸郡有處士姓馬，忘其名，自云江夏人，少遊湖湘，又客於鍾陵十數年，嘗說江西鍾傅，本豫章人，少儻，以

勇毅聞於鄉里，不事農業，恆好射獵熊鹿野獸，遇之者無不獲焉。一日有親屬酒食相會，傅素能飲，是日大醉，惟一小僕侍行。比暮方歸，去家二三里溪谷深邃，有虎黑文青質，額毛圓白，眈眈然自林中而出，百步之外，顧望前來。僕夫見而股慄，謂傅曰：「速登大樹以逃生命。」傅時酒力方盛，膽氣彌麗，卽以僕人所持白梃出立而拒之。虎卽直搏傅，傅亦左右跳躍，揮杖擊之。虎又俯伏，傅亦蹲踞，須臾復相拏攫，如此者數四。虎之前足搭傅之肩，傅卽以兩手抱虎之項，良久，虎之勢無以用其爪。

傅之勇無以展其心計兩相擎據而僕夫但號呼於其
側其家人怪曰晏未歸仗劍而迎之及見相捍卽揮刃
前斫虎腰旣折傅乃免焉數歲後江南擾亂羣盜四集
傅以闢虎之名爲衆所服推爲酋長竟登戎帥之任節
制鍾陵鎮撫一方澄清六郡唐僖昭之代名振江西官
至中書令

長慶之代鄴中有五明道士者不知何許人善陰陽歷
數尤工卜筮成德軍節度田宏正御下稍寬而冒於財
賄誅求不息民衆怨咨時王庭湊爲部將遣使于鄴旣

至忽有微恙數日求醫未能愈因詣五明究平生否泰
道士卽爲卜之卦成而三錢並舞良久方定而六位俱
重道士曰此卦純乾變爲坤坤土也地也大夫將來秉
旌不遠兼有土地山河之分事將集矣宜速歸乎庭奏
聞其言遽自掩其耳是夜又夢白鬚翁形容偉異侍從
十餘人皆手持小玉斧召王公而前謂曰患難將及不
可久留旣覺庭奏疑懼卽辭魏帥而迴比及還家未踰
旬值軍民大變宏正爲亂兵所害士大夫將校共推庭
湊庭奏再三退讓衆不聽擁脇而立之翌日飛章上奏

朝廷聞之大駭徵兵攻討以裴度爲元帥趙人拒命二
年王師不能下俄而敬宗卽世文皇帝嗣位詔曰念彼
生靈久罹塗炭雖元兇是罪而赤子何辜宜一切赦而
宥之就加節制仍詔庭湊子元達入侍囚以壽春公主
妻焉庭湊旣立甚有治聲朝廷稱之在位十三年卒贈
太師子元達繼立官至太尉二十六年薨長子紹懿立
二年荒淫暴亂衆議廢而殺之立其弟紹鼎紹鼎立六
年卒子景崇立十三年官至中書令爵常山王卒子鎔
立卽趙王也後恣橫不道爲下所殺立四十一年自庭

奏至鎔凡五世六王一百餘年滅初庭奏之立也遣人詣鄴取五明置於府爲營館舍號五明先生院公會從容問曰某今已忝藩侯將來福祿更爲推之道人曰三十年願明公竭節勤王愛民恤物次則保神裔氣常以清儉爲心必享遐壽後裔兼有二王皆公餘慶之所致也春秋所謂五世其昌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公曰幸事已多素無勲德此言非所敢望因以數百金爲壽道士固辭不受公亦固與之載歸其室數日盡施之一無留焉二王景崇封常山王鎔爲趙王也

唐昭宗時有黃賀者，自云鞏洛人也。因避地來，涉河遊趙家於常山，以卜筮爲業，而言吉凶必效。時趙王鎔方在幼冲，而燕軍寇北鄙，王方選將拒之，有勇士陳立劉幹投刺於軍門，願以五百人嘗寇，必面縛戎首。王壯而許之，翌日二人率師而出，夜擊燕壘，大振捷音。燕人駭而奔退，立卒於鋒刃之下，幹卽凱唱而還。王悅，賜上廐馬數匹，金帛稱是。俄爲闖人所譖，曰：「此皆陳立之功，非幹之效。」王母何夫人聞之，曰：「不必身死爲君，未若全身爲國。」卽賜錦衣銀帶，加錢二十萬，擢爲中堅尉。初，幹曾

詣賀卜卦成而謂幹曰是卦也火水未濟終有立也九
二之動曳輪貞吉以正救難往有功也變而之晉明出
地中奮發光揚恩澤相接予今行也利用禦戎大獲慶
捷王當有車馬之賜其間小費不是憂之行軍司馬路
晏曾夜適廁有盜伏焉晏忽心動取燭照之盜卽告言
請無驚懼某稟命有自察公正直不忍傳刃卽匣劍而
去晏由是晝夜警惕以備不虞召黃生筮之卦成賀曰
惕號暮夜有戎勿恤察象徵辭人有害公之意然難已
過矣但守其中正請釋憂心晏亦濟無患也又贊皇縣

尉張師曾卧病經年日覺危殆良醫不復進藥請賀卜
之卦就生告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請停理療五日必
大瘳也師果應期而愈又數十年師夢白鳥飛翔墜於
雲際既覺心神恍惚召賀卜算之賀即决卦慘然而問
師曰朝來寢息不有夢乎必若有夢其飛禽之象乎且
雷震自上鳥墜雲間聲跡兩消不可復見願加保養樂
天委命而已張竟不起時年七十一也又有段誨者任
藁城鎮將會夜宿郵亭馬斷韁而逸數日不知所適使
人詣肆而筮之賀曰據卦睽也初九動者應有亡失之

事無乃喪馬乎。勿逐自復，必有繫而送之者也。迴未土
舍，已有邊鄙惡少牽而還之。賀所占卜皆此類也。時人
謂之易聖公。劉巖曾詣之，生謂曰：君他日必成偉器，然
勿以春日爲恨。初不曉其意，及老悟，益遲之謂也。

瀟湘錄

唐 李隱撰

高宗承祚後多患頭風，召醫於四方，終不可療。有一宮人忽自陳世業醫術，請修合藥餌。高宗初未之信，及堅論奏，遂令宦者監之。修藥宮人開坎作藥爐，穿地方深一二尺，忽有蝦蟆跳出，如黃金色，背上有朱書武字。宮人不敢匿其事，乃進於上。高宗不曉其兆，遽命放於後苑池內。宮人遂別擇地穿藥爐，方深一二尺，復得前金色蝦蟆，又聞於上。上惡之，以爲不祥，命殺而棄焉。至夜

其修藥宮人及所監宦者皆無疾而卒

則天末年益州有一老父携一藥壺於城中賣藥得錢而轉濟貧之自常不食時即飲淨水如此經歲餘百姓賴之有王得藥者無不愈或自遊江岸閒眺永日又或登高引領不語每遇有識者必告之曰人一身便如一國也人心即帝王也傍列臟腑即宰輔也外具九竅即羣臣也故心病則內外不可救之何異君亂於上臣下不可止之乎但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正其心不使氣索不使狂思不使嗜慾不使迷惑則心先無病心無病

則餘臟腑雖有病不難療也。外之九竅亦無由受病也。況藥有君有臣有佐有使。或攻其病。君先臣次。然後用。佐用使自然合宜。如失其序必自亂也。又何能救病。此猶家國任人也。老夫賣藥常以此爲念。每見愚者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竅之邪悉納其病。以至於良醫自逃。名藥不效。猶不自知。悲夫。士君子記之。忽。一曰獨詣錦江。解衣淨浴。探壺中唯選一丸藥。自吞之。謂衆人曰。老夫謫限已滿。今却歸島上。俄化爲一白鶴。飛去。其衣與藥壺並沒於水。求尋不得。

相國李林甫家一奴號蒼壁性敏慧林甫憐之一日忽
卒然而死經宿復蘇林甫問之曰死時到何處見何事
因何却得生也奴曰死時固不覺其死但忽於門前見
儀仗擁一貴人經過有似君上方潛窺之遽有數人走
來擒去去至一峭拔竒秀之山俄及一大樓下須臾有
三四人黃衣小兒曰且立於此候君旨見殿上捲一朱
翠簾依稀見一貴人坐臨階砌似專斷公事殿前東西
立仗衛約千餘人有一朱衣人携一文簿奏言是新奉
命亂國革命位者安祿山及祿山後相次三朝亂主兼

同時悖亂貴人定案殿上人問朱衣曰大唐君隆基君人之數雖將足壽命之數未足如何朱衣曰大唐之君奢侈不節無本合折數但緣不好殺有仁心故壽命之數在焉又問曰安祿山之後數人僭爲僞主殺害黎元當須速止之無令殺人過多以傷上帝心虛罪及我府事行之日當速止之朱衣奏曰唐君紹位臨御以來天下之人安堵樂業亦已久矣據期運推遷之數天下之人自合懼亂惶惶至於廣害黎元必不至傷上帝心也殿上人曰宜速舉而行之無失安祿山之時也又謂朱

衣曰宜便先追取李林甫楊國忠也朱衣曰唯受命而退俄又有一朱衣捧文簿至奏曰大唐第六朝天子復位及佐命大臣文簿殿上人曰可惜大唐世民效力甚苦方得天下治到今日復亂也雖嗣主復位乃至於末代終不治也謂朱衣曰但速行之朱衣奏訖又退及將日夕忽殿上有一小兒急喚蒼壁令對見蒼壁方仔細見殿上一人坐碧玉牀衣道服戴白玉冠謂蒼壁曰當却回寄語林甫速來歸我紫府應知人間之苦也蒼壁尋得放回林甫知世不久將亂矣遂潛恣酒色焉

楊貴妃忽書寢驚覺見簾外有雲氣氤氳令宮人視之見一白鳳銜一書有似詔敕自空而下立於寢殿前宮人白貴妃貴妃起而熟視之遂命焚香親受其書命宮嬪披讀其文曰勅謫仙子楊氏爾居玉闕之時常多傲慢謫塵寰之後轉有驕矜以聲色惑人君以寵愛庇族屬內則韓虢蠹政外則國忠秉權殊無知過之心顯有亂時之迹比當限滿合議復歸其如罪更愈深法不可貸專茲告示且與沉淪宜令死於人世貴妃極惡之令宮闈間切秘此事亦不聞於上其鳳尋飛去其書藏於

清江錄
玉匣中三日後忽失之

天寶年中楊國忠權勢漸高四方奉貢珍寶莫不先獻之豪富奢華朝廷間無敵忽有婦人自投其宅請見國忠闈人拒之婦人大叫言於闈人曰我直有一大事要白楊公爾如何阻我若不令得見楊公我當令火發盡焚楊公宅闈人懼遂告國忠國忠甚驚遽召見婦人見國忠曰公爲相國何不知否秦之道耶公位極人臣又聯國戚名動區宇亦已久矣奢佚不節德義不修壅塞賢路諂媚君上又久矣畧不能效前朝房杜之蹤跡

以社稷爲念，賢愚不別，但納賄於門者，爵而祿之，才德之士，伏於林泉，不一顧錄，以恩付兵柄，以愛使民牧，噫！欲社稷安而保家族，必不可也。國忠大怒，問婦人曰：汝自何來？何造次觸犯宰相？不懼死耶？婦人曰：公自不知有死罪，翻以我爲死罪。國忠極怒，命左右欲斬之。婦人忽復自滅。國忠驚疑未久，又復立於前。國忠問曰：是何妖耶？婦人曰：我實借高祖太宗之社稷，將被一匹夫傾覆，公不解爲宰相，雖處輔佐之位，無輔佐之功，公一死小事耳，可痛者國自此弱，幾不保其宗廟，亂將至矣。胡

怒之耶。我來白於公，胡多事也。我今却退，胡有公也。公胡死也。民胡災也。言訖笑而出，令人逐之不見。後至祿山起兵，方悟胡字焉。

杜修已者，趙人也，善醫。其妻卽趙州富人薛斌之女也。性淫佚，修已家養一白犬，甚愛之。每與珍饌，食後修已出其犬，突入室內，欲嚙修已妻。薛氏仍似有姦私之心。薛氏因怪而問之曰：爾欲私我耶？若然，則勿嚙我。犬卽搖尾登其床。薛氏懼而私焉。其犬畧不異於人。爾後每修已出，必姦淫無度。忽一日，方在室內同寢，修已自外

人見之因欲殺犬，犬走出，修已怒出，其妻薛氏後歸。薛贊半年，其犬忽突入贊家，口啣薛氏髮，而背負走出。家人趕奪之，不得，不知所之。犬携薛氏直入恆山，潛之。每至夜，卽下山竊所食之物，晝則守薛氏。經一年，薛氏有孕，生一男，雖形貌如人，而偏身有白毛。薛氏只於山中撫養之。又一年，其犬忽死。薛氏乃抱此子，迤邐出山，入冀州，乞食。有知此事者，遂詣薛贊家，以告。贊乃令家人取至家，其所生子年十七，形貌醜陋，性復兇惡。每私走作盜賊，或旬餘，或數月，卽復還。薛贊患之，欲殺焉。薛氏

乃私誠其子曰爾是一白犬之種也幼時我不忍殺爾今日在他薛家豈合更不謹若更私出外爲賊薛家人必殺爾實恐爾累我當改之其子大號泣而言曰我稟犬之氣而生也無人心好殺爲賊自然耳何以爲過薛贊能容我卽容之不能容我卽當與我一言何殺我邪母當自愛我其遠去不復來矣薛氏堅留之不得乃謂曰去卽可何不時來一省我也我是爾之母爭忍永不見也其子又號哭而言曰後三年我復來耳携劍拜母而去又三年其子果領羣盜千餘人至門自稱白將軍

既入拜母後令羣盜盡殺薛賀家屬惟留其母仍焚其宅携母薛去

元宗時詔所在功臣烈士貞女孝婦令立祠祀之江州有張安者性落拓不羈有時獨醉高歌市中人或笑之則益甚以至於手舞足蹈終不愧恥時或冠帶潔淨懷刺謁官吏自稱浮生子後忽無疾而終家人既葬之每至夜其魂卽謁州牧求立祠廟言詞慷慨不異生存時李元爲牧氣直不信妖妄及累聞左右啟白遂朝服而坐召問之其魂隨召而至元問曰爾已死何能復化爲

人言詞朗然。求見於余。得何道致此。必須先言。余卽與爾議祠宇之事。其魂曰。大凡人之靈。無以尙之物之妖怪。雖竊有靈。則雲與沈矣。夫人秉天地和會之氣。方能成形。故人面負五嶽四瀆之相。頭象天之圓。足象地之方。自有智可以料萬事。自有勇可以敵百惡。那無死後之靈邪。况浮生子生之日。不以生爲生死之日。不以死爲死其生也。旣異於衆。其死也亦異於衆。生於今日。聞使君之明。遇天子之恩。若不求一祠。則後人笑浮生子不及前代死者。婦人女子也。幸詳而念之。設若廟食自

使君也使浮生子死且貴於生又足以見人間貪生惡
死之非也。州牧曰：天子立前代功臣烈士孝子貞婦之
祠者，示勸戒，欲後人倣效之。苟立祠於爾，不知以何者
使後人倣效耶？魂曰：浮生子無功無孝無貞無烈，可紀
也。使君殊不知達人之道，高尚於功烈，孝貞也。州牧無
以屈命，私立祠焉。

華陰縣令王真妻趙氏者，燕中富人之女也。美容貌，少
適王真，洎隨之，任近半年，忽有一少年，每伺真出而輒
至趙氏寢室，旣頻往來，因戲誘趙氏私之。忽一日，王真

白外入乃見此少年與趙氏同席飲酌歡笑真大驚訝
趙氏不覺自仆氣絕其少年化一大蛇奔突而去真乃
令侍婢扶掖趙氏起之俄而趙氏亦化一蛇奔突俱去
王真遂逐之見隨前人者俱入華山久之不見

咸通末年張珽自徐之長安至圍田東憩於大樹下俄
頃有三書生繼來環坐珽因問之一書生曰我李特也
一曰我王象之也一曰我黃真也皆曰我三人俱自汴
水來欲一遊龍門山耳乃共閒論其王象之曰我去年
遊龍門山經於是路北一二里有一子亦儒流也命我

於家再宿而回，可同一謁之。珽因亦同行。至路北二里，果見一宅甚荒毀。既扣門，有一子儒服，目內而出。見象之頰，喜問象之曰：彼三人者，何人哉？象之曰：張珽秀才也。李特黃真，卽我同鄉之書生也。其儒服子乃并揖入升堂，設酒饌。其所設甚陳故。儒服子謂象之曰：黃家弟兄將大也。象之曰：若皇上修德好生，守帝王之道，下念黎庶，雖諸黃齒長，又將若何？黃真遽起曰：今日良會，正可盡歡。諸君何至取預人家事，波及我孫耶？珽性素剛決，因大疑其俱非人也。乃問之曰：我偶與二三子會。

於一樹下又携我至此適聞高論我實疑之黃家兄弟
竟是誰也其君輩人耶非人耶我平生性不畏懼但實
言之象之笑曰黃氏將亂東夏弟兄三人也我三人皆
精也儒服子卽鬼也珽乃問曰是何物之精也是何鬼
也象之曰我玉精也黃真卽金精也李特卽枯樹精也
儒服子卽是二十年前死者鄭適秀才也我昔自此自
化精又去年復過鄭適今詣之君是生人當怯我輩旣
君不怯故聊得從容耳珽又問曰鄭希好詩既同科
奚不語耶鄭適乃命筆寫詩一首以贈希至韻非吟風

嘯月人今是吟風嘯月身之上路邊吟嘯罷安知今日又
勞神。斑覽詩搶然嘆曰人之死也反不及物物猶化精人
不復化象之輩三人皆聞此歎怒而去適亦不留斑乃拂
衣及至門下迴顧已見一壞塚因逐三精以所佩劍擊之
皆中劍而踣惟枯樹精走疾追擊不及遂迴反見一故玉
帶及一金杯在路傍斑拾得至長安值之了無別異

肅宗時安史之黨方亂邢州正在賊境刺史頗有安時
之志長安梁守威者以文武才辯自負自長安潛行因
往邢州欲說州牧至州西南界方夜息於路旁古墓間

忽有一少年子携一劍亦至呵聞守威曰我遊說之士
欲入邢州說州牧令立功報君少年曰我亦遊說之士
也守威喜而揖共坐草中論以世亂少年曰君見邢牧
何辭以說守威曰方今天子承祧上皇又存佐國大臣
足得戮力同心以盡滅醜類故不假多辭邢牧其應聲
而奉我教也可謂乘勢因時也少年曰君知其一未知
其二今太子傳位上皇猶在君以爲天下有主耶有歸
耶然太子至靈武六軍大臣推戴欲以爲天下主其如
自立不孝也徒欲使天下怒又焉得爲天下主也設若

太子但奉行上皇而徵兵四海力剪羣盜收復京城唯
撫而輯之爵賞軍功亦行後而聞之則不期而大定也
今日之大事已失卒不可平天下我未聞自負不孝之
名而欲誅不忠之輩又曰欲安天下寧羣盜必待仁主
得位君無說邪牧我若可說早已說之守威知少年有
才略因長嘆曰我何之昔劉崐聞天下亂而喜我今遇
天下亂而憂少年乃命行詣一大林及達曙至林下見
百餘人皆環甲執兵乃少年之從者少年索酒饌同歡
話而別謂守威曰我授君之一言君當聽之但回長安

必可取爵祿也。太子新授位，自賤而貴者多矣。關內亂之極也。人皆思治，願安君，但以治平之術，閉內諸侯，因依而進，何慮不自立功耶？守威拜謝而回，總行十步已來，顧之不見，乃却詣林下訪之，惟見壞墓甚多。

代宗時，河朔未寧，寇賊劫掠，張勅者，恒陽人也。因出遊，被掠其後，亦自聚眾，因殺害行旅，而誓不傷恒陽人。一日，引眾千人至恒陽東界，夜半月明，方息大林下，忽逢百餘人，引花燭，奏歌樂，與數婦人同行。見勅，遙叱之曰：「官軍耶？賊黨耶？」勅左右曰：「張將軍也。」行人曰：「張將軍是。」

綠林將軍耶，又何軍容之肅！士卒之整也，左右怒，白勅請殺之。因領小將百人與戰，行人持戈甲者，不過三二十人，合戰多傷士卒。勅怒，白領兵直前，又數戰不利。內一人自稱幽地王，得恆陽王女爲妻，今來親迎。比夜靜，月下涉原野，欲避繁襍，不謂偶逢將軍，候從無禮，方叱止之，因不犯將軍之怒。然素聞將軍誓言不害恆陽人，將軍幸不違言，以恆陽之故，勅許捨之。乃曰：君輩皆捨婦人，卽留婦人，卽不可。欲聞卽可，勅又入戰，復不利。勅欲退，左右皆憤怒，願死格，遂盡出其兵，分三隊。

更聞又數戰不利見幽地王揮劍出入如風勅懼乃力
止左右勅獨退而問曰君兵士是何人也非人也何不
見傷幽地王笑言曰君爲短賊之長行不平之事而復
與我陰軍競力耶勅方下馬再拜又謂勅曰安祿山父
子死史氏僭命君爲盜奚不以衆歸之自當富貴勅又
拜曰我無戰術偶然賊衆擁我爲長我何可佐人幽地
王乃出兵書一卷以授之而去勅得此書頗達兵術尋
以兵歸史思明果用之爲將數年而卒

貞元未有布衣於長安中遊酒肆吟詠以求酒飲至夜

多酣醉而歸於舍人。或以爲狂寄寓牛載時當素秋風
肅氣來萬大凋落長空寥廓塞雁連聲布衣慨然而四
望淚下沾襟一老叟怪而問之布衣曰我來天地猶一
百三十之春秋也。每見春日煦春風和花卉芳菲鸚歌
蝶舞則不覺喜且樂。及至此秋也木嘗不傷而悲之也。
非悲秋也。悲人之生也。韶年卽宛若春。及老髦卽如秋。
因朗吟曰。陽春時節大地和。萬物芳盛人如何。素秋時
節天地肅。榮秀叢林立衰促。有同人世當少年壯心儀
貌皆儼然。一旦形羸又髮白。舊遊空使淚漣漣。老叟聞

吟此詩亦泣下沾襟布衣又吟曰有形皆朽孰不知休
吟春景與秋時爭如且酌長安酒榮華零悴又奚爲老
叟乃歡笑與布衣携手同醉於肆後數日不知所在人
有於西蜀江邊見之者

馬舉鎮淮南曰有人携一碁局獻之皆飾以珠玉舉與
錢千萬而納焉數日忽失其所在舉命求之未得而忽
有一叟策杖詣門請見舉多言兵法舉遙坐而問之叟
曰方今正用兵之時也公何不求兵機戰術而將禦寇
仇若不知是又何作鎮之爲也公曰僕且治疲民未暇

於兵機戰法也。幸先生辱顧，其何以教之。老叟曰：夫兵法不可廢也。廢則亂生，亂生則民疲而治則非所聞。曷若先以法而治兵，兵治而後將校精，將校精而後士卒勇。且夫將校者在乎識盈虛，明向背，冒矢石，觸鋒刃也。上卒者在乎赴湯蹈火，出死入生，不旋踵而一焉。今公既爲列藩連帥，當有爲帥之才，不可曠職也。舉曰：敢問爲帥之事何如。叟曰：夫爲帥者必先取勝地，次對於敵軍，用一卒必思之於生死，見一路必察之於出入。至於衝閔人劫，雖軍中之餘事，亦不可忘也。仍有全小而捨

大急殺而屢逃據其險地張其疑兵妙在急攻不可持
疑也其或遲速未決險易相懸前進不能差須求活屢
勝必敗慎在欺敵若深測此術則爲帥之道畢矣舉驚
異之謂叟曰先生何許人何學之深也叟曰余南山木
強之人也自幼好奇尚異人人多以爲有韜玉含珠之
舉屢經戰爭故盡識兵家之事但乾坤之內物無不哀
六合之體殊不堅牢豈得更久耶聊得晤言一述兵家
之要耳幸明公稍留意焉因遽辭去公堅留延於客館
至夜分左右召之見室內惟一碁局耳乃是所失之者

公知其精怪遂令左右以古鏡照之其局忽躍起墜地而碎似不能變化公甚驚異乃令焚之

王常者洛陽人負氣而義見人不平必手刃之見人饑寒至於解衣推食畧無難色唐至德二年常入終南山遇風雨宿於山中夜將半雨霽月朗風恬慨然四望而嘆曰我欲平天下禍辭無一人之柄以佐我無尺土之封以賢我欲救天下饑寒而衣食亦自不充天地神祇福善顧不足信言訖有神人自空中而下謂常曰爾何謂此言常按劍良久曰我言者平生志也神人曰我有

術黃金可成水銀可化雖不足平禍亂亦可濟人之饑
寒爾能授此術乎常曰我聞此乃神仙之術空有名未
之睹也徒聞秦始漢武好此道而終無成祇爲千載譏
誚耳神人曰昔秦皇漢武帝王也處救人之位自有救
人之術而不行反求神仙之術則非也爾無救人之位
而欲救天下之人固可行此術常曰黃金成水銀化真
有之乎神人曰爾勿疑夫黃金生於山石其始乃山石
之精液千年爲水銀水銀受太陰之氣固流蕩而不凝
定微偶純陽之氣合則化黃金於倏忽也今若以水銀

欲化黃金不必須在山卽化不在山卽不化但偶純陽之氣合卽化矣君當受勿疑常乃再拜神入於袖中取一卷書授常常跪受之神人戒曰異日當却付一人勿輕授勿終秘勿授之以貴人彼自有救人之術勿授之以不義彼不以譏寒爲念濟人之外無奢逸如不然天奪爾算常又再拜曰願知何神也神人曰我山神也昔有道人藏此書於我山今遇爾義烈之人是付爾言訖而滅常得此書讀之成其術爾後多游歷天下以黃金賑濟乏絕

喬龜年者善篆書養母甚孝大歷中每爲人書大篆字
得錢卽供甘旨或見母稍失所必仰天號泣自恨貧乏
夏月因自就井汲新水奉母忽有一青衣人自井躍出
立於井傍謂龜年曰君之貧之自前定也何每因母稍
失所必號泣訴天也龜年疑是神靈遂拜而對曰余常
恨自不能取富貴以豐付養且母年老而甘旨每缺雖
不憚勤苦於傭筆其如所得資助不足以濟是以不覺
仰天號泣耳神人曰君之孝已極上天知之矣君當於
此井中收取錢百萬天之賜也言訖而滅龜年乃取之

得錢一百萬，母建珍饌以奉母，仍多不如四五達門後。三年母亡，龜年號慕幾滅性，仍舊以餘錢厚葬其母。復又貧乏，累年困閒步，至先得錢之，并悵然而言曰：我往曰貧，天賜我錢；今日貧，天不賜之。若天以我爲孝子，以賜我，豈今日我非孝子耶？俄而神人復自井躍出，謂龜年曰：往日天知爾不孝，老母故賜爾錢，以爲甘旨，非濟爾貧乏。今日無甘旨之用，那得恨也？若爾則昔日之意不爲親，乃爲己也。龜年驚愕，慙懼，復遂再拜。神人又曰：爾昔日之孝聞於上天，今日之不孝亦聞上天也。當自

驅馳不然則凍餒而死今日一言罪已深矣不可追也
言訖復滅龜年果貧困而卒

朱仁者世居嵩山下耕耘爲業後仁忽失一幼子年方
五歲求尋十餘年終不知存亡後一日有僧經遊造其
門攜帶一弟子其形容似仁所失之幼子也仁遂延僧
於內設供養良久問僧曰師此弟子觀其儀貌稍似余
家十年前所失一幼子也僧驚起問仁曰僧住嵩山薛
蘿內三十年矣十年前偶此弟子悲號來投我我問其
故此弟子方孩幼迷其縱由不甚明僧因土育之及與

落髮今聰悟無敵僧常疑是一聖人也君子乎試自熟
驗察之乃與家屬共詢問察視其母言我子背上有一
壓記逡巡驗得實是親子父母家屬一齊號哭其僧便
留與父母而去父母安存養育倍於常子此子每至夜
卽失所在曉却至家如此二三年父母以爲作盜伺而
窺之見子每至夜化爲一大鼠走出至曉復來父母問
之此子不語多時對曰我非君子也我是嵩山下鼠王
下小鼠旣見我形我不復至矣其父母疑惑間其夜化
鼠走去

岐州西二十里王祐者豪富之家也第宅華麗擬於貴
顯常開館舍以待往來至於珍饌芳醪雖有千人詣之
曾不缺乏忽一日有一道士謁祐自稱華山道士學真
携一張琴負一壺藥來求寄泊祐性且好道旣聞之忻
然出迎延於深院敬待倍常道士問祐曰君如是富足
敵侯伯之樂也福則福矣其如不賢祐笑而起拜道士
曰君設食於門下以俟賢俊耶以待餓者而飼之耶若
以待餓方今天下安樂餘糧棲畝人無乏絕又何飼之
若以俟賢俊則不聞君延一賢揖一俊足以知君自不

賢耳無訝我言我恐君有憑痴之名喧嘩於人口故以此直言以悟君亦緣君倍常敬仰我也祐遂慨然動容再拜之道士又曰我聞人之好樂必有其師事縱橫者實存游說之志讀孫吳者那無爭戰之心哉某手携一張琴負一壺藥者豈獨欲勞頭也抑有旨耳携琴者我知琴有古風欲人知我好古又欲化人還淳朴省澆淨也負藥壺者我知人之多病欲人知我有痊平人病之意也我琴非止自化也化人也我藥非止痊自病也痊人病也噫君之富濟於人與夫家累千金剝削人者則

殊如以古之豪貴之家待士則怍矣必以賢愚有別慎
保身名無反招謗耳祐復再拜道士乃命酒自酌總曙
遽辭去祐令人潛偵之見道士化一大鹿西走不知所
之

前浚儀令焦封罷任後喪妻開元初客遊於蜀朝夕與
蜀中富人飲博忽一日侵夜獨乘騎歸逢一青衣如舊
相識馬前傳語邀封封方酒酣遂笑而從之亦疑是誤
相邀俄至一甲第屋宇崢嶸既堅請入封乃下馬入之
須臾有十餘婢僕至並衣以羅紈飾之珠翠皆美麗其

容質此女僕齊稱夫人欲披揖封驚疑未已有花燭兩
行前引見大扇擁蔽一女子年約十七八殊常儀貌遂
令開扇引封前拜揖於堂而坐前後設瓊漿玉饌奏以
女樂乃勸金樽於封夫人索紅箋爲詩一首以贈詩曰
妾失鴛鴦伴君方萍梗遊小年歡醉後只恐苦相留封
捧詩披閱沉吟良久方飲盡遂復酌金樽仍酌以一絕
詩曰心常名宦外終不耻狂遊誤入桃源裡仙家爭肯
留夫人覽詩笑而言曰誰教他誤入來要亦不得
也封亦笑而答曰却恐不留誰怕留千年萬年夫人甚

喜動顏色，乃徐起，佯醉歸帳，命封佻儷之情，至曙復開綺席，歌樂寮亮，又與封共醉，仍謂之曰：妾是都督府孫長史女，少適王茂，王茂客長安，死，妾今寡居，幸見託於君子，無以妾自媒，爲過當。念卓王孫家文君，慕相如，曾若此也。封復問是語，轉深，着戀，不出經月餘，忽自獨行而語曰：我本讀詩書，爲名宦，今日名與宦，諸未稱心，而沉迷於酒色，月餘不出，非丈夫也。侍婢聞者，告於夫人。夫人謂封曰：妾是齊魯家女，君是宦途中人，與君匹偶，亦不相虧耳。至於欲以名宦榮身，足得謂金闕謁。

明主也。妾爭敢固留君身，抑君顯達乎？何傷嘆？若是封
曰：幸夫人念我無使我虛老蜀城。夫人遂以金寶送封
入關。及臨岐泣別，贈玉環一枚，謂封曰：可珍重藏之。我
阿母與我幼時所弄之物也。復吟詩一首以送，詩曰：鵲
橋織女會也是不多時，今日送君處，羞言連理枝。封覽
詩受玉環，愴情尤甚，不覺沾灑。留詩別曰：但保同心結，
無勞織錦詩。蘇秦求富貴，自有一回時。夫人見詩悲咽
良久，復勸金爵而別。封雖已發志回京洛，爲名宦亦常
悵，恨別是佳麗，方登閣道見嶮巖，深爲鬱鬱，忽回顧遙

見夫人奔逐遂驚異以伺之遽至封前悲泣不已謂封曰我不忍與君離因潛奔趨君不謂今日復睹君之容幸挈我之京輦封疑訝復且喜遂相携達前旅次至昏黑有十餘猩猩來其妻奔出見之喜躍倍常乃顧爲封曰君亦不顧我東去我今幸女伴相召歸山願自保愛言訖化爲一猩猩與同伴相逐而走不知所之

楚江邊有一漁者結茅臨流惟一草衣小舟綸竿而已別無所有時以魚換酒輒自狂歌醉舞人雖笑之畧無慚色亦不言其姓氏識者以爲漁之隱者或有問之曰

君之漁、隱人之漁、耶、漁人之漁、耶、漁者曰、昔姜子牙之
漁、嚴子陵之漁、書於青史、皆爲隱人之漁也、殊不知不
釣其魚、釣其名耳、隱人之漁、高尙乎、漁人之漁、高尙乎、
若以漁人之漁、但有明月、風和浪靜、得魚供庖宰、一身
足餘、則易酒獨醉、又焉知隱人之漁、漁人之漁也、問者
深嘆服之、忽一日、有一人挈一小猿、經於此、其漁者見
之、悲號不止、其小猿亦不肯前去、似有愴戀之情、其人
甚怪、漁者乃堅拜求此小猿、言是余前年中所失者是
一山僧、付與幸垂憫察、以見賜庶余不負山僧之義、其

人驚念遂特賜之漁者常恩養是小猿經一載忽告漁人輩曰我自於南山中有族屬今日辭爾輩歸之遂跳躍化爲一老猿携其小猿奔走不知所之

荆州有一商賈說趙名侗多南泛江湖忽經歲餘未歸有一人先至其家報趙侗妻云趙侗貨物俱沒於湖中侗僅免一死甚貧乏在路卽當至矣其妻驚哭不已後三日一人一如趙侗儀貌未及門外大哭其妻遽引入家詢問其故安存過百餘日欲再商販謂趙侗妻曰我慣爲商在外在家不樂我心無聊勿以我不顧戀爾當

容我却出投交友俄而倜儻物領自遠而至及入門其
妻反乃驚疑走出以投隣家其趙侗良久問其故知其
事遂令人喚其人其人至既見趙侗奔突南走趙侗與
同伴十餘人共趁之直入南山其人回顧謂侗曰我適
靈虎也勿逐我我必傷爾輩遂躍身化爲一赤色虎叫
吼而去

周義者鄭人也性倜儻好急人之患難忽有一人年可
弱冠已來衣錦衣策杖而詣周義謂義曰我是孟州使
君之子也偶出獵於郊坰既獲兔後其鷹犬與所從我

十餘少年與所乘馬皆無故而死我亦有一流矢不知自何至傷我右足我是以不敢返歸恐少年家父母不捨我今聞君急人之患難故特來投君幸且容我他日必厚報君之惠也義遂藏之於家經百餘日義既不聞孟州有此事乃夜與少年對酌問之曰君子始投我言是使君之子因出獵有死傷不敢返歸今何不傳聞此事我疑君子君子必以實告我我心無貳少年沉吟移時方起拜而言曰我始設此異詞者蓋欲君憫念納我今若必問我我實不敢更設詐也君豈不移急人之心

我卽以實告君義曰我終無貳但言之少年曰我孟州
境內虎也傷人多矣刺史發州兵搜求我欲殺我聞君
廣義因變形質以投君君憐恤我待之如賓但我已誓
報君之惠不忘今夜旣言誠實事也我不可住遂叫吼
數聲化爲一虎走去後月餘夜有一少年踰垣入義家
拋下一金枕高聲告周義我是昔日受恩人也今將此
枕答君之惠言訖復化爲一虎去

鄴中富人于遠者性奢逸好良馬居第華麗服玩鮮潔
擬於公侯之家也常養良馬數十匹忽一日有人市中

鬻一良馬，奇毛異骨，人爭觀之。遠聞之，酬以百金。及馬至廐中，有一老姥扣門請一觀。遠問之曰：「馬者駿逸也，豪俠少年好之，宜哉。」老母笑觀，老母曰：「我失一良馬，十年遊天下，訪之不得。每遇良馬，必永日觀之，未嘗見一如我所失之馬也。何阻一觀，不以爲患？」遠因延入，從容出其馬以示之。老母一見其馬，因怒變色，回視遠而言曰：「此我馬也。」遠曰：「老母之馬，奚爲人賣？昔者何得之？何失之？」老母曰：「爲我昔日偶北叩山神，爲物傷目，化身以求我。我以名藥療之，目愈，遂以此馬賜我。我得此馬，惟

不乘之上天，若乘之遊四海之外，入荒之內，祇如百里也。我常乘之，東過扶桑，有一人遮其途而問我此馬焉。及夜至西竺國，忽失此馬。我自失此馬已來，十年不息，遍覓天下人，皆不知我訪此馬也。去年今日流沙見一小兒，言有一異馬如飛，倏然東去。我既知自東方疑此馬在中華，必有常人收得此馬。我今當還君百金，馬須還我。遠性癖好良馬，又聞此馬之異，深悵惜之，乃拜老母乞且暫留，以翫賞數日。老母怒曰：君若留此馬，必有禍發，遠因亦怒。老母之極言，令家僮十餘人共守此馬。

遣出老母其家果火盡焚其屋子曰竇遠仍見老姥入宅自躍上此馬而滅

萬歲元年長安道中有羣寇晝伏夜動行旅往往遭殺害至明日畧無蹤出人甚畏懼不敢晨發及暮至旅次有一道士宿於逆旅聞此事乃謂衆曰此必不是人當是怪耳深夜後遂自於道傍持一古鏡潛伺之俄有一隊少年至兵甲完具齊呵責道士曰道旁何人何不顧生命也道士以鏡照之其少年棄兵甲奔走道士逐之仍誦呪語約五七里其少年盡入一大穴中道士守之

至曙復還道旅，召衆發掘之，有大鼠百餘，走出，乃盡殺之。其患遂絕。

洛陽人牟穎，少年時因醉，悞出郊野，夜半方醒，息於路傍，見一發露骸骨，穎甚傷念之。達曙，躬自掩埋。其夕夢一少年可二十以來，衣白練衣，仗一劍，拜穎曰：「我疆寇也，平生恣意殺害，作不平事，近與同輩爭，遂爲所害，埋與路傍，久經風雨，所以發露。蒙君覆藏，我故來謝君。我生爲兇勇人，死亦爲兇勇鬼，若能容我棲託，但君每夜微奠祭我，我當應君指使。我旣得庇託於君，不至饑渴。」

足得令君所求狗意也。穎夢中許之，及覺乃試設祭饗，暗以祀禱。祈夜又夢鬼曰：「我已託君矣。」君每欲使我，卽呼赤丁子一聲，輕言其事，我必應聲而至也。穎遂每潛告，令竊盜人之財物，無不應聲遂意。後至富有金寶，一日穎見隣家婦有美色，愛之，乃呼赤丁子令竊焉。鄰婦至夜半忽自外踰垣而至，穎驚起欵曲問其所由來。婦曰：「我本無心，忽夜被一人擒我至君室，忽如夢覺，我亦不知何怪也，不知何計却得還家。悲泣不已，穎甚憫之，潛留數日，而其婦家人求訪極切，至於告官，穎知之，乃

與婦人詐謀令婦人出別墅却自歸言不知被何妖精
取去今却得回婦人至家後每三夜或五夜依前被一
人取至穎家不至曉卽却送歸經一年家人皆不覺婦
人深怪穎有此妖術後因至切問於穎曰若不自白我
必自發此事穎遂具述其實隣婦遂告於家人共圖此
患家人乃密請一道流潔淨作禁法以伺之赤丁子方
夜至其門見符籙甚多却反白於穎曰彼以正法拒我
但力微耳與君力爭當惡取此婦人此來必須不放回
也言訖復去頃與隣家颿風驟起一宅俱黑色但是符

錄禁法之物一時如掃復失婦人至曙其夫遂告官同
來穎宅擒捉穎乃携此婦人而逃不知所之

并州北七十里有一古塚貞觀初每至日夕卽有鬼兵
萬餘旗旛鮮潔圍繞此塚須臾塚中亦出鬼兵數千步
騎相雜於塚傍力戰夜卽各退如此近及一月忽一夕
復有鬼兵萬餘自北而至去塚數里而陣一耕夫見之
驚走有一鬼將令十餘人擒之至前謂曰爾勿懼我瀚
海神也被一小將竊我愛妾逃入此塚中此塚張公借
之兵士與我力戰我離瀚海月餘未獲此賊深憤之君

當爲我詣此塚告張公言我自來收畔將何以藏之塚
中仍更借兵拒我當速逐出不然卽終殺爾仍使兵百
人監此耜夫徃耜夫至塚前高聲傳言良久塚中引兵
出陣有二神人並轡而立於大旗下左右劍戟如林遽
召此耜夫前亦令傳言曰我生爲銳將三十年死葬此
從我者步騎五千餘盡皆精強今有爾小將投我我已
結交有誓不可不借兵也若堅欲與我力爭我終敗爾
不使爾得歸瀚海若要且保本職當速廻耜夫又傳與
瀚海神神大怒引兵前進令其衆曰不破此塚今日須

盡死於塚前，遂又力戰，三敗三復。戰及初夜，塚中兵敗，生擒畔將，將及入塚，獲愛妾，拘之而回。張公及其衆，並斬於塚前。縱火焚塚，賜耕夫金帶，耕夫明日往觀，此塚之火猶未滅。塚傍有枯骨，木人甚多。

汾水邊有一老姥，獲一頰鯉，顏色異常，不與衆魚同。既携歸，老姥憐惜，且竒之，鑿一小池，汲水養之。經月餘後，忽見雲霧興起，其頰鯉卽騰躍，逡巡之間，乃漸昇霄漢。其水池卽竭，至夜又復來如故。人見之者，甚驚訝，以爲妖怪。老姥恐爲禍，頗追悔焉。遂親至小池邊，禱祝曰：我

本惜爾命，容爾生，反欲禍我耶？言纒絕，其頰鯉躍起，雲從風至，卽入汾水，唯空中遺下一珠如彈丸，光晶射人。其老姥得之，衆人不敢取。後五年，老姥長子患風病，漸篤，醫莫能療。老姥甚傷，忽意取是珠，以召良醫，其珠忽化爲一丸丹。老姥曰：「此頰鯉遺我，以救我子，答我之惠也。」遂與子服之，其病尋愈。

王泉子

唐 無名氏輯

杜宣猷大夫自陶中除宣城中官之力也。諸道每歲進
闈人，所謂私白者，闈爲首焉。且多任用，以故大夫以下，
桑梓多係於闈。時以爲中官藪澤，宣猷旣至，每寒食節，
輒散遣將吏，荷挈食物，祭於諸闈塚墓，所謂灑掃者也。
故時號爲敕使看墓。

楊希古，靖泰諸楊也。朋黨連結，率相期以死。權勢燠灼，
力不可拔。與同里崔氏相埒，而敦厚過之。希古性迂僻，

初應進士舉，以文投丞郎。丞郎獎之，希古乃起而對曰：「斯文也，非希古之作也。」丞郎訝而詰之曰：「此舍弟源擘爲希古作也。」丞郎大異之，曰：「今子弟之求名者，大半假手也。苟袖一軸投知於先達，靡不私自衒耀以爲莫我若也。如子之用意，足以整頓頽波矣。」性酷嗜佛法，常置僧於第，陳列佛像，雜以幡蓋，所謂道場者。每凌旦輒入其內，以身俛地，俾僧據其上，誦金剛經三遍。性又潔淨，內逼如廁，必散衣無所有，然後高屐以往。溫庭筠有詞賦盛名，初將從鄉里舉，客游江淮間，揚子

留後姚勗厚遺之庭筠少年其所得錢帛多爲狹邪所費勗大怒笞且逐之以故庭筠卒不中第其姊趙顥之妻也每以庭筠下第輒切齒於勗一日廳有客溫氏偶問客姓名左右以勗對溫氏遂出廳事前執勗袖大哭勗殊驚異且持袖牢固不可脫不知所爲移時溫氏方曰我弟年少宴遊人之常情奈何笞之迄今無有成遂得不由汝致之復大哭久之方得解勗歸憤訝竟因此得疾而卒

苗胤進士登第閒居洛中有年矣不堪其窮或意爲將

來通塞可以響卜。耽卽命子姪灑掃廳事，設几焚香，束帶秉笏，端坐以俟。一言所居窮僻，久之無所聞。日晏，有貨枯魚者至焉。耽復專其志，而于聽之。其豕童連呼之，遂挈魚以入。其實無一錢，良久方出貨者，遲其出，固怒之矣。又見或微割其魚，貨者視之，因罵曰：「乞索兒卒，餓死耳，何滯我之如是邪？」初，耽嘗自外遊，歸途遇疾，甚不堪。登舟，忽見有以輦棺而回者，以其價賤，卽僦而寢息。其間至洛東門，闔者不知其中有人，詰其所由來。耽謂其訝，已徐答曰：「衣冠道路，得資貧不能致他物，相與無。」

怪也。閩者曰：吾守此三十年矣，未常見有解語神柩。後
就終江州刺史。

裴勛容貌么麼而性尤率易。與父垣會飲，垣令飛盞。每
屬其人，輒自言狀。垣付勛曰：矧人饒舌，破車饒楔。裴勛
十分勛飲，訖而復其盞曰：蝙蝠不自見，笑他梁上燕。十
一郎十分垣第十一也。垣怒咎之。慈恩寺連接曲江及
京輦諸境，每歲新得第者畢列姓名於此。勛常與親識
遊，見其父及諸家榜，率多物。故謂人曰：此皆鬼錄也。
鄭路昆仲有爲江外官者，維舟江渚，羣偷奄至，卽以所

有金帛羅列岸上而恣賊運取賊一不犯曰但得侍御
小娘子足矣其女則美色賊潛知之矣骨肉相顧不知
所以答女欣然請行其賊卽具小舟載之而去女謂賊
曰君雖爲偷得無所居與親屬焉然吾家衣冠族也旣
爲汝妻豈以無禮見逼若達所止一會親族以託好仇
足矣賊曰諾又指所偕來婢女曰公旣以偷爲名此婢
不當有爲公計不若歸吾家賊以貌美其言且順顧已
無不可者卽自鼓其棹載二婢而去女於是赴江而死
杜羔妻劉氏善爲詩羔累舉不中第乃歸將至家妻卽

寄詩與之曰良人的的有奇木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
妾面羞君面君到來時近夜來羔見詩卽轉迴去竟登
第

唐世進士及第放榜訖則須謁宰相其藻散詞語一出
榜元俯仰疾徐尤宜精審時盧肇首冠有故不至次乃
丁稜也稜口吃又形體小陋迨引見卽俯而致詞意本
言稜等登科而稜頰然汗發鞠躬移時乃曰稜等登稜
等登竟不能發其後語而罷左右皆笑翼日友人戲之
曰聞君善筆可得聞乎稜曰無之友人曰昨日聞稜等

登稜等登豈非筆聲耶

翁彥樞、蘇州人、應進士舉、有僧與彥樞同鄉里、出入故相國裴公垣門下、以其年老優惜之、雖中門亦不禁其出入、手持貫珠、閉目以誦佛經、非寢食未嘗軒也、垣主文柄入貢院、子勛質白議榜於私室、僧多處其間、二子不之虞也、其擬議名氏及與奪進退、僧悉熟之矣、歸寺而彥樞訪焉、僧問彥樞將來得失之耗、彥樞具對以無有成、遂狀僧曰、公成名須第幾人、彥樞謂僧戲已、漫答曰、第八人足矣、卽復往裴氏之家、二子所議如初、僧忽

張目謂之曰侍郎知舉耶。郎君知舉耶。夫科第國家重事。朝廷委之侍郎。意者欲侍郎剴割前弊。孤平得路。今之與奪。率由郎君。侍郎寧木偶人耶。且郎君所與者。不過權豪子弟。未嘗以一平人。藝士議之。郎君可乎。卽屈指自首及末不差一人。其豪族私仇。曲折畢中。二子所議。勛等大懼。卽問僧所欲。且以金帛陷之。僧曰。貧僧老矣。何用金帛。爲有鄉人翁彥樞者。徒要及第耳。勛等曰。卽列在丙科。僧曰。非第八人不可也。勛不得已許之。僧曰。與貧僧一文書來。彥樞其年及第。竟如其言。

李德裕以己非出科第，恒嫉進士舉者。及居相位，貴要束手。德裕嘗爲藩府從事，日同院李評事以詞科進，適與德裕官同。時有舉子投文軸，誤與德裕。舉子旣誤，復請之曰：「某文軸當與及第李評事，非與公也。」由是德裕志在排斥。

韋保衡常訪同人方坐，李鉅新及第亦繼至。保圭以其後先，匿於帷下。旣入，曰：「有客乎？」同人曰：「韋保衡秀才可。」以出。否鉅新及第甚自得意，徐曰：「出也，何妨？」保衡竟不出。洎衢尚公主爲相，李贇鎮岐下，鉅方自山北舊從事。

辟焉。初，保衢既登第，獨孤雲除東川辟，在幕下樂籍間。有佐飲者，副使李甲屬意也。時以逼於他適，私期迴將納焉。保衢既至，不知之。祈於獨孤，且請降其籍。李至，意殊不平。每在宴集，輒以語侵保衢。保衢不能容，卽攜其妓人以去。李益怒之，屢言於雲。雲不得已，命飛牒追之。而回無何，堂牒追保衢赴輦下，乃尚同昌公主也。李固懼之矣。不日，保衢復入翰林。李聞之，登時而竝。鄧陔封敎之門生，初比隨計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曾孺之子，有氣力且富於財，謂陔曰：「吾有女弟未出門。」

子能婚乎當爲君展力寧一第耶時廠已婚李氏矣其父常爲福建從事官至評事有女二人皆善書廠之所行卷多二女筆跡廠顧已寒賤必能致騰蹕私利其言許之未既登第就牛氏親不日廠挈牛氏而歸將及家廠給牛氏曰吾久不到家請先往候卿可乎牛氏許之洎到家不敢洩其事明日牛氏奴驅其輜橐直入卽出牛氏居常所翫好幙帳雜物列於庭廡間李氏驚曰此何爲者奴曰夫人將到令某陳之李氏曰吾卽妻也又何夫人焉卽撫膺大哭頓地千氏至知其賣已也請見

李氏曰吾父爲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縱嫌不能富貴豈無一嫁處耶其不幸豈惟夫人乎今願一與夫人同之夫人縱憾於鄧郎寧不爲二女計耶時李氏將列於官二女共牽輓其袖而止後厰以秘書少監分司慳嗇尤甚黃巢入洛避亂於河陽節度使羅元杲請爲副使後巢寇又來與元杲竄焉其金帛悉藏於地中並爲羣盜所得

崔鉉元畧之子兆參軍盧甚之死鉉之致也時議寃之鉉子沆乾符中亦爲丞相黃巢亂赤其族物議以爲甚

之報焉。崔瑄雖諫官，婚姻假回私事也。甚雖府藏乃公事也，相與爭驛廳，甚既下獄，與宰相書，則以已比孟子，而方瑄錢鳳瑄既朋黨，宏大莫不爲盡力，甚昔出於單微，加以鉉亦瑄之門生，方爲宰相，遂加誣罔，奏焉。瑄自左補闕出爲陽翟宰，甚行及長樂坡，賜自盡，中使適回，遇瑄囊出其喉，曰：補闕此盧甚結喉也。瑄殊不懌，京城不守，崔氏之子亦血其族，嗚呼！謂天道高，何其明哉！

李贛與王鐸進士同年，後俱得路，常恐鐸之先相而已。在其後也，迨路巖出鎮，益失其勢，鏗柔弱易制，中官愛

焉。洎韋保衡將欲大拜，不能先於恩地，將命鐸矣。蠶陰知之，挈一壺家酒詣鐸曰：公將登庸矣，吾恐不可以攀附也。願先事少接，左右可乎？卽命酒以飲。鐸妻李氏疑其董焉，使女奴傳言於鐸曰：一身可矣，願爲妻兒謀。蠶驚曰：以吾斯酒爲鵠乎？卽命一大爵，自引滿飲之而去。晉公在中書，左右忽白以印失所在，聞之者莫不失色。度卽命張筵舉樂，人不曉其故。竊怪之，夜半宴酣，左右復白印存，度不答，極歡而罷。或問度以其故，度曰：此徒出於胥吏輩，盜印書券耳。緩之則存，急之則投諸水火。

不復更得之矣。時人服其臨事不撓。

夏侯孜有王生與孜同在舉場。王生有時價。孜其不侔矣。常落第。偕遊於京西鳳翔連帥館之一日。從事有宴。召焉。酒酣。從事以骰子祝曰。二秀才。明年若俱得登第。當擲堂印。王生自負才雄。如有得色。怒曰。吾誠淺薄。與夏侯孜同年乎。不悅而去。孜及第累官。至宰相。王生竟無所聞。孜在蒲津。王生之子不知其故。偶獲孜與父平昔所常來往事。禮札十數幅。皆孜手跡也。欣然挈之以謁孜。孜既見。問其所欲。一以依之。卽召諸從事以話其

事

李德裕抑退浮薄獎拔孤寒於時朝貴朋黨德裕破之由是結怨而絕於附會門無賓客惟進士盧肇宜春人有奇才德裕常左宦宜陽肇投以文卷由此見知後隨訖京師每謁見待以優禮舊例禮部放榜先呈宰相會昌三年王起知舉問德裕所欲答曰安用問爲如盧肇丁稜姚鵠豈可不與及第邪起於是依其次而放

路巖出鎮坤維也開道中衢恣爲瓦石所擊故京尹溫璋諸子之黨也巖以薛能自省郎權知京兆府事李蟻

之舉也。至是巖謂能曰：臨行勞以瓦礫相餞，能徐舉手板對曰：舊例宰相出鎮，府司無例發人防守。巖有慚色。懿宗晚節，朝政多門。巖年少固位，邂逅致此。一旦失勢，當其路者，率多仇隙。附麗之徒，釣射時態，志在諛媚。雷同一詞，中外騰沸。其實未然也。始巖淮南，與崔鉉作支使，除監察，不十年，城門不出而致位卿相，物禁太盛，暴貴不祥，良有以哉。初，鉉以巖爲必貴，常曰：路十終，須與他那一位也。自監察入翰林，鉉猶在淮南，聞之曰：路十如今便入翰林，如何到老皆如所言。

劉蕢楊嗣復之門生也既直言忤旨中官尤所嫉怒申
討仇士良謂嗣復曰奈何國家科第放此風漢邪嗣復
懼答曰嗣復昔與蕢及第時猶未風耳